

孩子、僧人和青年

——记德威集团 2016 年度旅游之柬埔寨一行

◎周叶玲

引子：2016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8:30，一行 19 人的旅游队伍，由集团出发，前往东南亚国家——柬埔寨。

2016 年 8 月 8 日。

距离上一次的柬埔寨之行已有 1 个月的时间。

夜市，当地标语：night market，不同于 pub street，酒吧街，往来人影略显零稀，当地时间 21:30，部分铺面却已经打烊，不然，剩余的也是一副准备收市的模样。路过时，只听店里女主人几声无心的吆喝，“1 美金，1 美金”。所谓市场，其纵深 50 米不足，尽头是一间 L 型布局的饮品店，“门庭冷落”，说的应该就是这样景遇，其余经营的多是廉价服装、饰品，规模不过 10 来间铺头。出口处，三两群聚，一旁等待



吴哥酒吧街。

时机载客的 tuktuk 车司机，则对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游客表现出稍多的兴趣。夜色变深，马路一侧的灯光黯淡，尽管如此，皮脂分泌的油光却给因长期暴露在热带阳光下而深度黝黑的面色带来光彩，以及相觑时惊觉的咧嘴的笑容，目光柔和、澄清，成功地遮盖住了他们这个时间原本有的疲倦，一方面大方地对我们操练着一口尽管生硬的汉语：“你，好。”一方面不止地比划着，保持对待外国友人的礼仪和热情，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搭乘车辆。

而这成了我对柬埔寨群众的首次印象。

听说起机场入关时，在收“入关费”（实则是小费），我们几位同事的不同遭遇，眼下这群夜市门口的司机们，显然比关卡的几位工作人员更具交谈“魅力”。

一、“最漂亮的地方”的孩子

行程的第三天，在当地导游的“怂恿”下，继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吴哥窟之后，我们游览了此地“最漂亮的地方”——在“2 货大本营”的微信群里，被称作为“度蜜月”。

“最漂亮的地方”，叫崩密列，Beng Meale，是荷花池的意思。建于11世纪



崩密列坍塌的廊道与古树。

末，属印度教庙宇，当中供奉的是印度教中三大神之一，湿婆神。砂石建筑而成的这座古庙，显然无法承受住风霜雨雪的侵蚀，巨石叠砌的拱顶已经坍塌，岩壁雕凿的神像有了缺迹，护城河水干涸只露出光秃秃的宽的河槽，唯有剩下古树与藤缠抱，绿色的苔藓努力生长并蔓延

向最深最暗处的静谧，偶有不知名的雀鸟停驻在青赭相接的巨石上，毁灭破坏之中，尽显生的迹象——动人之处，便成就了如今“最漂亮的地方”。

亦围绕着一群动人的孩子。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孩子们在森林之中的歌声。

和吴哥城里别处的孩子一样，他们声线细薄、面容黑瘦、表情简单，如若你给他（她）一颗糖，顷刻，他们便会回报以巨大的笑，纯粹而虔诚地犹如海伦·凯勒最终获得了三天光明的机会，撼天动地——孩子伸向你的那双脆弱的小手，孩子抬头开口时闪烁的目光，当你低头注视，发现孩子赤足站立在面前，他们当中有的会温柔而且犹豫地告诉你，说：“我还有……一个妹妹。”

有的会转头看着身后的小伙伴，再看看你；或者甚至跑去把其他孩子也带来，此时，你不禁会想“光着脚，难道不痛吗？”

还有的——会对你说，“谢谢！”接下来，你惊讶了许久！回味了许久！因为，在此前后，你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孩子。

最美的地方的孩子，不像酒店里那位早晨演奏的女孩端庄祥静，也不像民俗村乡道两侧观望的少年无知打趣，他们更像巴肯山下、古寺前的那群孩子，叫卖商品、讨要糖果，只是多了几分“动人”的惊艳。

二、吴哥窟的僧人

吴哥窟的日出。

荷花池畔不安等待的伫立的游客，台基和回廊四处围坐的青年背包客，不比昨日下午游览时人群熙攘的热闹生气，太阳还未升起，只在厚厚的云层中渗出淡淡的金光。

不知是否从北面的藏经楼走来，一行（hang）八九个，少有几个并列着走的，一袭黄色僧袍，沿着池畔边静止翘望的人群，幽幽地穿向连接内院和外院的长长的



凤凰树下闲坐倾谈的吴哥窟僧人，黄色的僧袍跃然于绿茵草地之上。

石板路。后来才知道，原来吴哥窟内已不再有人居住，除了主持修葺工程的工人们，其余八万多的僧人则安置在外部新修的寺庙里。由此，忽而想起昨日在行走时遇见到的另一群僧人。那个下午，他们三五簇拥在凤凰木下，有的穿过草地，缓缓走去，偶然瞥见嘴角一抹温文地笑意，喃喃细语，仿似是在相互吐露一天里那些宁和的时光。若是寺庙的主人，若是朝圣的教徒，没有难

色和紧张，举手投足之间，是一份安然泰若，由这些清晨和午后造访的人群，而一如既往地日常。

内院的围挡不高，通口处的栅栏简陋地钉上几块木板，如此以区隔开外部的森林，我问“边界外的森林是什么？”景区的管理员告诉说：“是附近的居民，大约住着三四千户人家。



内院一层台基北面边界以外的森林。

长方形的护城河抵挡了吴哥窟以外的世界，附近森林里隐现的僧人和居民，成为了孤独“秘境”的守护者，他们叙说着这座毗湿奴神庙里发生的那些关于宗教与王权的历史故事，犹如那时僧人们树下的低语。

用《筑梦天下》（电视节目）一集关于讲述吴哥窟秘境的话来说，“他们崇拜它，常常会去那儿朝圣，但只不过他们对待它的方式，跟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有点不一样。当时柬埔寨人觉得吴哥本来就在那儿……”

三、船头沉默的青年

金边，吴哥之后，如今的柬埔寨都城，昭示着全新的政治元素介入了这个文明在雨林深处的国度。橘红色夕阳地映照下，湄公河岸上金灿灿的王宫更加闪耀，鸽子从正门城楼之上的月光楼一呼而起，盘旋、伫立、再起飞、再降落，自由而甘心被这座金顶黄墙的建筑吸引。

广场上卖售的莲花，草地上野餐的家庭，河与岸之间往来的船舶，马路上摩托车、客车、tuktuk、私人轿车、单车，焦躁混乱的鸣笛声、人声、各式机械的撞击声……这里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机遇、困境、野心、享乐不停地搅动着这座新城的人心。



金边夜色初上。

傍晚，一处的街贩退去，另一处的赌场则提前点亮了夜色。

驾驶船只的是一位青年，说的是柬埔寨语，初次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如果问他夜间行船时，避免发生碰撞该怎么办？只需像我们的一位同事那样指着他手中掌握的罗盘，再作出两个拳头撞击的手势。他摇摇头，过一会儿，沉默地笑了，紧接着黑暗中找到了熟悉的某个位置，打亮了船灯，然后熄灭。这样重复了两次。游船的过程中，青年始终没有说话，偶然会意，应着身旁这群陌生友人的笑颜。

我们搭乘的游船继续在湄公河上缓慢行驶。水浪轻轻地拍打着船身，河面宽广、静寂，如同母亲的情怀安抚着手中怀抱的幼婴，她哼着只有他们的民族才懂的歌谣，滴滴地孕育着水上、岸上的人家。



如果要叙述我们的柬埔寨之行，再次引用《筑梦天下》里的配音稿就可以达到目的：巴肯山日落。

“如今漫步柬埔寨的街头巷尾，你总会看见身穿黄袍的僧人，以安详的步伐，悠然行走在凡夫俗子们中间，诵经拜唱之声也时不时由附近的寺院里传出来，敲打着你的灵魂。巴戎寺那神秘的高棉微笑，女王宫里身姿婀娜的众多女神，塔布隆寺抱紧石头的参天古树，巴肯山上令人落泪的夕阳，还有跃然吴哥窟墙壁上的生动浮雕，都在讲述着一个遥远却虔诚的故事”。

——除此之外，司机、孩子、僧人和青年，市场、废墟、古迹和城市，我看见，撇去历史、政治、宗教，建筑同样作用着人的容颜与心智。